

欽定前漢書

卷六十五之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前漢書卷六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

又音琰反一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

四方士多上書

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

其不足采者輒報闔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術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

其不足采者輒報闔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如晁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

史之事足可用也○宋祁曰十二

景本作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學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

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征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劉攽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

劉臣朔年二十一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師古曰編列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

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捷若慶忌

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簾若鮑叔

師古曰齊大夫也興管仲分財自取其少信若尾生

師古曰把不能中駟馬追不能及也

廉若鮑叔

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信若尾生

師古曰尾生古

死

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文辭不遜高也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上偉之

師古曰以爲大奇也令待詔公車尉上書者所詣也

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天子也

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宋祁曰

一本改久

之朔給駟

朱儒

文穎曰朱儒之爲駟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

師古曰若女也

曹盡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如淳曰索盡

也

師古曰音

先各反下云索

長安米亦同也

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

○宋祁曰啼當刪王本作號

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

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

欲死臣朔飢欲死臣朔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

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

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閑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

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

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

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爲辟宮辟亦禦杆之義耳孟食器也若蓋而大今之所謂

蓋蓋也蓋音撥○劉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

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

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師古曰贊

進迺別著布卦而對曰

師古曰別分也

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緣壁是非守宮即

蜥蜴

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脉脉視貌也爾雅云蝘蜓蜥蜴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

者謂之蜥蜴故廟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蝘音蝘原蝘音鳥典反蝘

音珍○劉敞曰守宮卽人室屋壁中蠍蟻俗呼爲蝎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窓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舊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宋祁曰角音盧谷反則不童也

上曰誓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準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者也滑音骨滑稽解在公孫

弘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

榜擊也

音步酒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寢數也蘇林曰寢音貧寢之寢數音數鑽之數寢數鉤灌四股鉤行反酒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寢數也也師古曰寢數戴器也以盈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寢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圓象寢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盈下爲寢數明其常在盈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盈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爲盈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銜寢數也盈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曰數音數景本作數舍人曰

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盈下爲寢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

譽服虔曰譽音暴鄧展曰呼音饑箭之醞譽音爪腹之虺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譽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譽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譽今人痛甚則稱阿譽音步高反是故別逐韻而謂之云口無毛聲譽譽也○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盈下何得曰寢數前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盈何怪乎不然蓋亦盈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寢數皆是附著他物而得名故謂令在盈下之寄生爲寢數大物在盈下小物在孟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爲盈爾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爲芝菌形圓似寢數而云非寓木尤疏謬矣宋祁曰呼報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譽者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猶婆之猶也師古曰咄叱舍人恚曰朔擅詆

當作呼服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譽者尻益高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譽音赦

歎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訛毀辱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訛之對曰臣非敢訛之迺與爲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

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譽者烏哺穀也韋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爲穀生而自啄曰穀師古曰穀音口豆反○劉敞曰狗竄文不全明少一字當

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卽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背也俛又音免啄昔竹救反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

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

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今壘齟老柏塗伊優亞狫吽牙何謂也

張晏曰齟音燭黎之櫛應劭曰狫音銀師古曰

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反塗音丈加反

優音一朔曰令者命也壘者所以盛也也音時政反

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師古曰言鬼神尙幽閨故以松柏之樹爲廷府塗者漸洳徑也

亞者辭未定也狫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鋌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

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

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承日晏不來

師古曰晏晚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

同官曰伏日當蚤歸

師古曰蚤古早字請安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

何也○劉攽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

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上笑曰使先生

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晉灼曰宮名在槐里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

師古曰宜春宮也卽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爲在鄆非微行常用飲酌已酒新熟以

然宗廟也附音封解在景紀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

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尙帝姑時見尊寵故稱之

旦明入山下騎射鹿豕狐兔手

格罿驅駕禾稼稻穡之地

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

民皆號呼焉

晉書

故反相聚會自言鄂杜令

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

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

上大驕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

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

師古曰指謂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

師古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

音工釣反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

師古曰共讀曰供

後迺私置更衣

敵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

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

師古曰宣曲宮音同耳宮名在鄆縣也

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

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

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

師古曰倍陽卽蕡陽也其

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一人舉籍阿城以南

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爲簿籍也阿城本秦築

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

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

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

師古曰屬連也晉之欲反又詔

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鄂杜之民

師古曰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

吾丘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

師古曰說讀曰悅

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遊靜怒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反○宋祁曰遊當作遜

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

師古曰郎堂下周屋

七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

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杜鄂乎

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爲後人所增斯未達也

奢侈越

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確

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坂也

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

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

音牛向反

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鯿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蕷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

鯿卽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貢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音呼到反是其不可一

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

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騎馳東西車駕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

而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興蘇林曰限也興乘興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

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限音丁奚反○劉敬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限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虞之變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

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

而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

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

孟康曰泰階二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

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榭爲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

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

師古曰

慮音廬

尚

帝女

夷安公主

隆慮主

病

因

以

金千斤

錢千萬

爲昭平君豫贖

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

服虔曰主傳

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傳姆說者

又曰傳者老

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

古曰傳姆是也服說失之

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

師古曰論

決其罪也

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

陛下許之上

吾弟老有一子死以屬我

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

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

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

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

蕩蕩平坦之貌

此二者

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

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

宋祁曰夕當作少

曰

傳曰

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

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取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今先生上壽時乎

師古曰言所上

朔免冠頓首曰臣聞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壽豈謂時乎

壽豈謂時乎

朔免冠頓首曰臣聞

樂太甚則陽淫哀太甚則陰損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  
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上師古曰  
小遺者小便也○宋祁曰注勤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  
號賣太主如淳曰賣太后之女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  
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  
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  
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  
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以用也  
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  
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宜獻此園○劉攽曰城改成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賣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爲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

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賣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

斥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師古曰謂音才姓反○列爲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也又所食之邑入其租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酒音信又音山鼓反先狗馬墳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憲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職者之服○劉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

眾曰執當作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貢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綠幘傳韓應劭曰事人服也韋昭曰幘形如射韋以繡左右手於之往也董君綠幘傳韓應劭曰事人服也韋昭曰綠幘職人之服也傳著也韋卽今之韋韋也傳讀曰附韋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上主迺師古曰贊進館也進傳謁辭館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庵同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劉敬上上者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繪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

狗馬駢劍客輜湊師古曰駢音千六反韋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驅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

曰角猶棱也○劉敞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望戰殿師古曰朔持

古

曰董氏當屬上句

陞側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

師古曰辟讀曰僻

二也

偃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騁於唐虞

師古曰淫辟之路也

師古曰辟讀曰僻

三也

偃爲淫首其罪二也

師古曰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四也

偃爲淫首其罪三也

師古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

五也

偃爲淫首其罪四也

師古曰宋恭姬也遇火灾待婢不出而死也

六也

偃爲淫首其罪五也

師古曰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

七也

偃爲淫首其罪六也

師古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

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啟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享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牕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飯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匱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牕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三月不葬慶父死而魯桓公子莊公弟子萬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

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謂工商之業

趨末

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

四海身衣弋綿師古曰弋黑色也

織音徒奚反足履草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

以革帶劍師古曰但空

莞蒲爲席師古爲席亦尙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

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

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無文綵也縕音於粉反

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

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師古曰麗大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

陛下以城中爲小圃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

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

纊屬師古曰纊五絲也屬纊毛宮人簪珥珥垂珠璣

師古曰瑞珥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珥設戲車教馳

逐節文采華珍怪師古曰競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

師古曰言其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

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師古曰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

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

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

却走馬示不復用也走馬善走之馬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師古曰今易無此願陛下留文已解於上也

意察之頃雖諷笑師古曰該譏戲也該笑謂嘲謔發言

可笑也該音俠其下該啁詼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

朔皆教弄無所爲屈微爲音于僞反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故動作之

而問以言辭也嘗問朔曰先

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

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師古曰周公旦

邵公奭二人也

孔丘爲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爲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

陳征伐之事故云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

之子也爲周大夫師古曰以其作后稷爲司農師古曰伊尹善烹割大官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有文

風少府故令作之其有辯說顏閔爲博士騫爲皆有德行也子夏爲太常師古曰以有文

應劭以子夏兩字總合爲藝解云藝知樂故可藝爲右扶風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爲執金

吾師古曰亦契爲鴻臚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季路爲執金吾以有勇力契爲鴻臚

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楔蓋後從省耳禹達爲宗正師古曰禹龍

忠諫而死也以伯夷爲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逢桀之臣也

其直無所阿私伯夷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爲之管仲爲馬翊寄軍令於內政終令匡

輔故令爲魯般爲將作師古曰以其巧能翊也魯般與班同仲山甫爲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申伯爲太僕

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延陵季子爲水衡使爲之師古曰季子卽吳公子札

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爲水衡主池苑季子與人故百里奚爲典屬國

應劭曰季奚秦人秦近西戎柳下惠爲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

嘵其風俗故令爲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師古曰史魚傳大

史魚論語稱

孔子曰直哉史顏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連伯玉爲太傅令爲之師古曰濂伯玉衛大夫也名環遷音渠孔父爲詹事師古曰善。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爲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治邦邑也。

王慶忌爲期門郎也師古曰以其勁捷可爲期門郎也。

夏育爲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爲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爲

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古曰王慶忌卽王子慶忌也。

宋萬爲式道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

式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表也。

宋萬爲式道侯若今之武侯引駕人。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寬也兒音五奚反。

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闇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

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何與朔對曰臣觀其舌齒牙樹頰胲。

猶言何如也。師古曰頰肉。

尻師古曰臚曲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

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濬辭皆此類也。

師古曰澹古聽字也聽給也。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如不及者恐失之也。

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諛而已。

師古曰喟與讐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

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諛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澤及

都居也澤及

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

○宋祁曰服膺脩服其胸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

智矣然悉力盡思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言不盡善也

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師古曰胞音胚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

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宋祁曰故談說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

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儒恐音之涉反連四海之

外以爲帶師古曰言如帶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寧至易也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

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

之下○宋祁曰泉疑作淵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

進輒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宋祁曰慕當作慕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耶乎○宋祁曰常字當刪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

哉詩云鼓鐘于宮聲闔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鵲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也信讞曰仙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

師古曰孳與同勉也辟若鸞鵠飛且鳴矣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

鸞音零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師古曰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

罔罔而易其行

師古曰匈匈謹議之聲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

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師古曰徒衆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莊纊充耳所以塞聰

如滔曰莊音工句反謂以玉爲瑱用莊纊縣之也

師古曰如說非也莊黃色明有所

毋求備於一人故胡引此言也士

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師古曰枉曲也

索亦求也度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

居

師古曰魁上翫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

忠合子胥在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

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耦合子胥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

鄼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

曰以筦顧天以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三蠡鄼鄼也師古曰以蠡音來矣反瓢音半蠡反以蠡撞壁

師古曰音徒丁反豈能通其條